



· 城乡地域系统重构与综合效应 ·

基于“镇-村”连续统理念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路径研究:以石屏县为例

陈倩¹, 陈天楚², 黄全美¹

1. 昆明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弥勒市自然资源局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权益科, 云南 弥勒 652300

摘要 县域作为实现城乡融合的主战场,对推进城乡要素流动、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云南石屏县为例,构建了“镇-村”连续统研究框架,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4个方面建立量化评价体系,分析镇村协同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度、耦合协同度模型,分析镇村耦合协同的时空分异特征。基于空间格局和镇村协同水平对县域村镇进行聚类,划分为以镇带村、镇村协同、以村促镇3种类型,并制定了适应性规划发展策略,建立了“评价-特征-策略”的村镇研究范式。研究发现:镇村发展应通过统筹布局、分类施策、优化结构,实现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乡村价值重塑和镇村关系重构,探索适应时代需求的村镇发展路径,最终推动镇村协同发展与县域城乡融合。

关键词 县域统筹;镇-村连续统;城乡融合;要素流动;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 TU984.1/K928.5 **DOI**: 10.16152/j.cnki.xdxbzr.2026-04-010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oun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own-village" continuum: A case study of Shiping County

Chen Qian¹, Chen Tianchu², Huang Quanmei¹

1.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China;

2. Divis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Mile City, Mile 6523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coun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factor flow,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ration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aking Shiping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constructs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town-village" continuum, establishes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ystem from four aspects of 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and space,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town-villag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synergy degree model,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wn-village coupling synergy. Based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level of town-village synergy, the county villages and towns are cluster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own-led village, town-village synergy, and village-promoted town, and adaptiv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formulated, establishing the village and town research paradigm of "evaluation-feature-strateg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收稿日期:2026-03-02 修回日期:2026-05-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268013)

第一作者:陈倩,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传统聚落、乡土建设规划设计等研究,chenqian@kust.edu.cn。

villages should achieve higher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integrated layout, class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tructure; through the reshaping of village valu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wn and village relations, the study explored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villag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ultimately promoted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villag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county.

Keywords county integration; “town-village” continuum; urban-rural integration; factor mobility;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当前,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1]。我国的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对立、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阶段^[2]。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的总体目标,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将城乡统筹推进到城乡融合阶段^[3-4]。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化通道^[5]。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完善县乡村产业空间布局,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功能,增强重点镇集聚功能^[6]。由此可见,县域是我国实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县域城乡融合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驱动作用^[7],中国县域城乡发展格局将迎来新变化^[8-9]。

国家政策的出台促使相关学术研究不断丰富完善,“城乡融合,要素流动”成为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重要议题^[10]。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①城乡融合理论内涵。城乡融合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领域的复杂巨系统^[11],它所涵盖的范围不仅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还包括城乡结合部和广大乡村空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12]。通过推动城市与乡村的交流融合,最终实现城乡要素、产业、社会、生态、人居等方面有差异无差别的和谐共生、协同互补和互利共赢^[13]。②城乡融合驱动机制。在明确城乡各自职能与特点的同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通过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城乡公共服务共享、城乡公共资源均衡、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等机制持续推动城乡融合^[14]。③城乡融合发展类型划分。根据城乡功能互动的特征,可划分为吸附型、融合型和并立型^[15]。根据城乡融合发展特征,可划分为城镇带动型、产业带动型、基础设施带动型^[16]。④城乡

融合水平测度。众多学者运用新技术、新方法对城乡融合进行了量化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灰色关联度、层次分析法等进行城乡融合水平测度,分析不同地区的城乡融合状况^[17];运用双变量VAR模型研究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等因素对城乡一体化的影响^[18];运用引力模型、数据爬取、量化识别、神经网络等技术,分析了村镇聚落的类型特征、演变趋势和发展动力^[19]。

当下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已经在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需在以下3个方面补充完善。①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以宏观尺度为主^[20]。尤其县域作为实现就地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需要深化和加强。②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分析规划视角不足。目前城乡融合发展模式主要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以及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也多聚焦在宏观角度下的多元城乡发展范式,从产业出发讨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特征和机制,缺乏城乡规划学科视角的分析研究。③城乡融合类型研究与空间关联度不高。目前城乡融合类型研究缺乏整体性思维,研究对象以特定地区为例,其规律特征缺乏普适性和系统性,不同类型间的横向对比不足,与空间关联的研究分析不够,对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县域尺度,以云南石屏为样本,在城乡连续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镇-村”连续统的新理念,把镇和村当成一个共同体、有机体综合考虑。确立镇村地域的多目标系统和多要素内容,拓展了城乡融合研究的内涵与范畴,为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研究对象与理论框架

1.1 研究对象

石屏县地处云南省南部(见图1),隶属红河

论,试图将时间和空间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23]。1955年,人类学家 Robert Redfield 提出应当将具有城市或乡村特征的地域放在一个尺度上,即城乡连续统,从一个极点的完全城市延伸至另一个极点的完全乡村^[24]。1977年,Cloke 提出了城乡连续统结构模型,展示了由衰退乡村、郊区化乡村、城郊城镇、大城市等组成的城乡连续统^[25]。城乡之间力量的博弈构成了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需要客观审视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26-27]。只有将新型城镇化置于城乡连续统范畴内,促进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人口、产业和资源的聚集^[28],增强物质要素流动性、社会生活共通性、生态环境互补性、产业空间融合性,才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见图2)。在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下,县城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数字经济缩小了信息鸿沟,产业转移带来了发展新动力,人口回流和政策支持都将为县域城乡融合提供新契机^[29]。

城乡融合是一种“有差异、无差距、可流动”的城乡关系^[16],城乡连续统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复杂的、跨学科的动态实体^[30]。本文在城乡连续

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延伸,聚焦于县域镇与村的空间发展状况,搭建了“镇-村”连续统水平的量化评估体系,通过发展水平测度、时空分异特征解析、镇村聚类分析到发展策略研判,形成了“评价-特征-策略”的村镇研究范式,探索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镇村建设新路径(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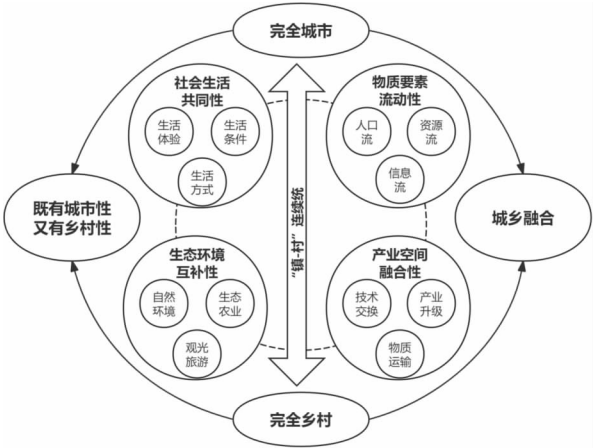


图2 “镇-村”连续统与城乡融合关系示意图

Fig.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village continuum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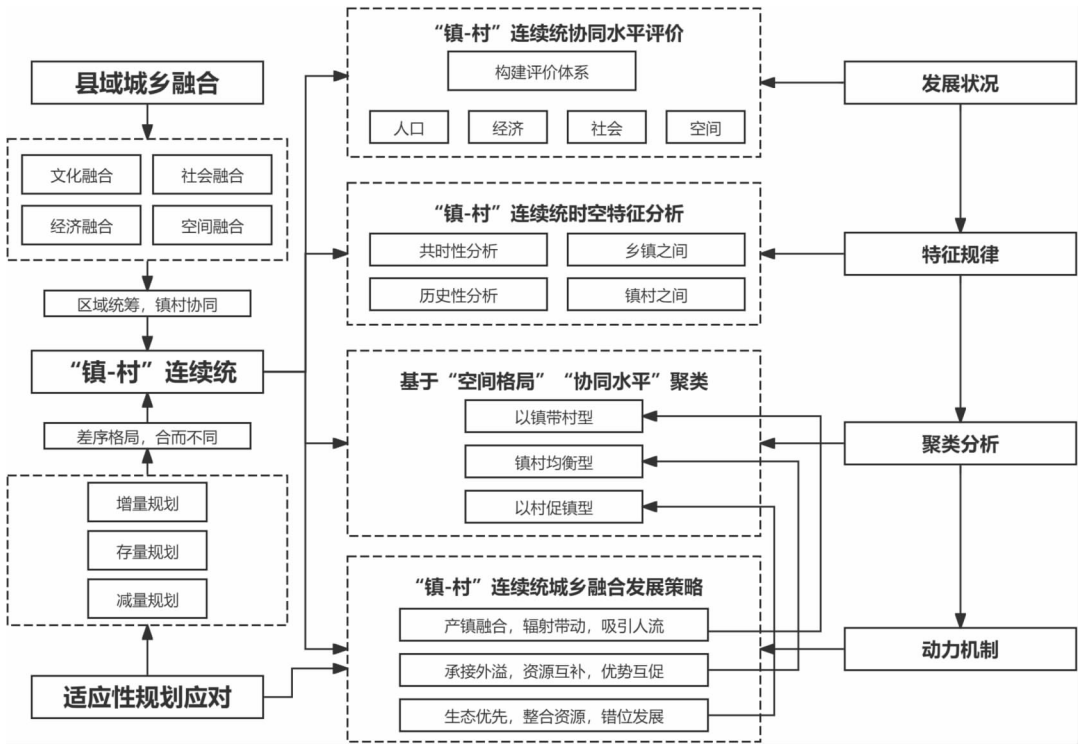


图3 “镇-村”连续统技术路线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technical route of the town-village continuum

2 数据收集与评价系统构建

2.1 构建镇村协同发展评价体系

本研究数据指标来源于统计年鉴、开源数

据、公示资料和调研成果,基于此建立基础数据库。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 4 个方面,通过城镇子系统和村庄子系统,建立镇村协同发展评价体系(见表 1)。

表 1 镇村协同发展评价体系

Tab. 1 Indicator table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villages

城镇子系统(A1)		指标单位	村庄子系统(A2)		指标单位	指标属性
人口 (B1)	年末城镇总人口(C1)	个	年末乡村总人口(D1)		个	+
	城镇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C2)	%	乡村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D2)		%	+
	城镇人口密度(C3)	人/ha	乡村人口密度(D3)		人/ha	+
经济 (B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4)	元	农村村民人均纯收入(D4)		元	+
	工业企业个数(C5)	个	集体经济总收入(D5)		万元	+
	固定资产投资(C6)	万元	第一次产业比重(D6)		%	+
社会 (B3)	小学数量(C7)	个	小学数量(D7)		个	+
	幼儿园、托儿所数量(C8)	个	幼儿园、托儿所数量(D8)		个	+
	敬老院数量(C9)	个	敬老院数量(D9)		个	+
空间 (B4)	城镇建成区面积比例(C10)	%	乡村建成区面积(D10)		m ²	+
	城镇耕地面积比例(C11)	%	乡村耕地面积比例(D11)		%	+
	城镇林地面积比例(C12)	%	乡村林地面积比例(D12)		%	+
	旅游资源点个数(C13)	个	旅游资源点个数(D13)		个	+
	涉及地震断裂带行政村个数(C14)	个	涉及地震断裂带自然村个数(D14)		个	-

注:“+”表示正向评价指标;“-”表示负向评价指标。

2.2 构建量化分析模型

2.2.1 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采用列向量的算术平均值对权向量进行计算,即

$$W_i = \frac{1}{n} \sum_{j=1}^n \frac{a_{ij}}{\sum_{h=1}^n a_{hj}}, i = 1, 2, \cdots, n$$

(1)

式中: W_i 表示第*i*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n 表示评价指标总个数; a_{ij} 表示第*i*个指标与第*j*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比值。

2.2.2 城镇子系统和村庄子系统 AHP 权重赋值

城镇子系统的指标权重计算运用层次分析

表 2 城镇子系统权重赋值结果

Tab. 2 Table of town subsystem weight assignment result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类 型	权 重	类 型	权 重
城镇子系统	人口(B1)	0.280 4	年末城镇总人口(C1)	0.087 1
			城镇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C2)	0.054 9
			城镇人口密度(C3)	0.138 4
	经济(B2)	0.148 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4)	0.081 7
			工业企业个数(C5)	0.012 2
			固定资产投资(C6)	0.054 6

续表 2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类 型	权 重	类 型	权 重
城镇子系统	社会(B3)	0.089 9	小学数量(C7)	0.048 3
			幼儿园、托儿所数量(C8)	0.008 9
			敬老院数量(C9)	0.032 7
	空间(B4)	0.481 2	城镇建成区面积比例(C10)	0.202 0
			城镇耕地面积比例(C11)	0.026 3
			城镇林地面积比例(C12)	0.064 5
			旅游资源点个数(C13)	0.061 9
			涉及地震断裂带行政村个数(C14)	0.126 5

村庄子系统的指标权重计算同上述城镇子系统的计算一致,经层次分析法计算,村庄子系统准则层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为[0.535 8,0.289 3,0.112 7,0.062 3]; $\lambda_{\max}=4.252\ 0,CI=0.094\ 4<0.1$,说明此判断矩阵一致性满足,其余指标的权重使用同样的方式获得(见表3)。

表 3 村庄子系统权重赋值结果表
Tab.3 Table of village subsystem weight assignment results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类 型	权 重	类 型	权 重
村庄子系统	人口(B1)	0.535 8	年末乡村总人口(D1)	0.143 8
			乡村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D2)	0.329 2
			乡村人口密度(D3)	0.062 8
	经济(B2)	0.112 6	农村村民人均纯收入(D4)	0.069 2
			集体经济总收入(D5)	0.013 2
			第一产业比重(D6)	0.030 2
	社会(B3)	0.062 3	小学数量(D7)	0.037 0
			幼儿园、托儿所数量(D8)	0.009 8
			敬老院数量(D9)	0.015 5
	空间(B4)	0.289 3	乡村建成区面积(D10)	0.075 4
			乡村耕地面积比例(D11)	0.043 8
			乡村林地面积比例(D12)	0.021 7
			旅游资源点个数(D13)	0.030 0
			涉及地震断裂带自然村个数(D14)	0.118 4

2.3 镇村协同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2.3.1 耦合度模型

研究借鉴物理学的耦合度模型相关概念,将城镇和村庄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关系称为镇村耦合,并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将2个系统的耦合度函数构建为

$$C = \frac{u_1 \times u_2}{[\frac{1}{2}(u_1 + u_2)]^2}$$

(3)

式中: C 代表镇村之间的耦合度; u_1 为城镇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 u_2 为村庄子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 C 范围为 $[0,1]$, C 值与耦合度成正比, C 值越大,镇村之间的耦合度越高。

2.3.2 耦合协同度模型

耦合度能够体现出城镇和村庄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无法体现出镇村的协同情况。因此,将耦合度模型和协同度模型相结合,研究城镇和村庄之间的依赖程度以及互动关系。协同度较高

表明镇村发展水平较高,且关联度也较高。具体公式为

$$D = \sqrt{CU}$$

(4)

$$U = \alpha u_1 + \beta u_2$$

(5)

式中: D 代表城镇与村庄之间的耦合协同度; U 代表镇村的综合评价指数; α 代表城镇子系统的权重; β 代表村庄子系统的权重,且 $\alpha + \beta = 1$ 。由于本次研究为城镇和村庄双系统,且在城乡统筹发

展的背景之下,城镇和村庄作为同等重要的区域,因此 α 和 β 均赋值为 0.5。当 $U_1 > U_2$ 时,城镇发展水平高于村庄,归为城镇引领型;当 $U_1 < U_2$ 时,即村庄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归为村庄引领型;当 $U_1 = U_2$ 时,镇村之间耦合协同类型为双系统同步发展型。耦合协同度的取值与耦合协同性成正比,因此,耦合协同度的判别标准如表 4 所示。

表 4 耦合协同度等级划分标准

Tab. 4 Criteria for classifying coupling synergies

基础类别	分类区间	耦合协同度 D 值	耦合协同程度
失调衰退	[0.0,0.4)	0.0~0.1	极度失调
		0.1~0.2	严重失调
		0.2~0.3	中度失调
		0.3~0.4	轻度失调
过渡发展	[0.4,0.6)	0.4~0.5	濒临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协同发展	[0.6,1.0)	0.6~0.7	初级协同
		0.7~0.8	中级协同
		0.8~0.9	良好协同
		0.9~1.0	优质协同

3 石屏县“镇－村”连续统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

3.1 石屏县“镇－村”连续统时空特征

3.1.1 镇村耦合协同度特征

在进行石屏县各个乡镇和行政村的耦合协同

度评价基础上,进一步计算出各乡镇耦合协同度(见表 5)。可见,石屏县镇村耦合协同度整体呈上升趋势,涨幅前 3 的乡镇为异龙镇(0.131 1)、龙武镇(0.118 0)和哨冲镇(0.110 9)。部分镇村耦合协同度存在波动,发展仍处于无序状态。

表 5 石屏县各乡镇内部耦合协同度时间变化表

Tab. 5 Temporal variation of coupling synergies within townships in Shiping County

乡镇名称	耦合协同度			涨 幅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异龙镇	0.600 8	0.725 4	0.731 9	0.131 1
宝秀镇	0.530 0	0.630 8	0.626 9	0.096 9
坝心镇	0.527 3	0.598 3	0.611 9	0.084 6
龙朋镇	0.489 9	0.560 8	0.599 9	0.110 0
龙武镇	0.432 0	0.519 9	0.550 0	0.118 0
哨冲镇	0.454 4	0.537 2	0.565 3	0.110 9
牛街镇	0.493 0	0.541 3	0.543 7	0.050 7
新城乡	0.437 7	0.311 4	0.417 6	0.106 3
大桥乡	0.481 0	0.634 8	0.576 4	0.095 4
平均值	0.494 0	0.562 2	0.580 4	0.086 4

从图 4 可以看出,石屏县镇村耦合协同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异龙湖片区为核心,以异宝坝重点镇为核心组团,向牛街镇、龙朋镇、龙武镇等乡镇延伸的“放射形”协调发展带。牛街镇、宝秀镇、坝心镇的镇村耦合协同度增加量较少,包括宝秀村、斐尼村、新寨村、坝心村等行政村。而石屏县东北部新城乡、龙武镇、哨冲镇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升最快,其次是异龙镇、大桥乡、龙武镇,形成“南部低、北部高”的特征。同时,具有资源优势和潜力的村庄主要为异龙镇卫家营社区以及大瑞城村等,这些村庄主要集中于县城附近以及异龙湖周边。使得石屏县整体发展呈现“中部强、四周弱”的空间分异格局,且差异较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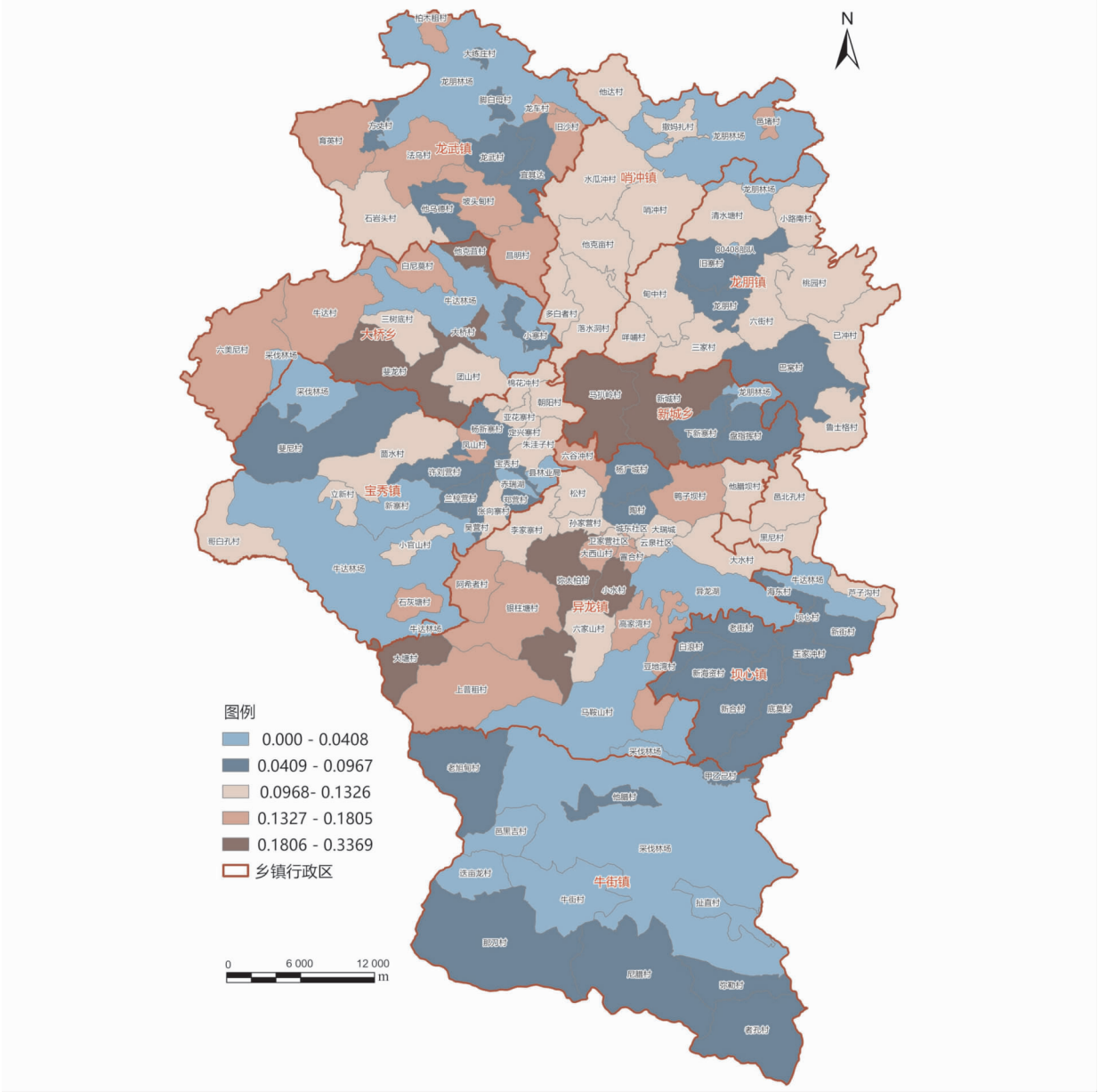


图 4 石屏县镇-村耦合协同度变化值空间分布图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variation value of coupling cooperation degree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of Shiping Conuty

3.1.2 镇村耦合协同度速度

为了进一步分析石屏县各个乡镇耦合协同度的时间变化特征,根据相关文献^[31-32],通过计算 2010—2020 年耦合协同倾向值,分析镇级尺度的时间变化趋势。

$$SLOPE = \frac{N \times \sum_{i=1}^N X_i C_i - \sum_{i=1}^N X_i \sum_{i=1}^N C_i}{N \times \sum_{i=1}^N X_i^2 - (\sum_{i=1}^N X_i)^2} \quad (6)$$

式中: N 表示 2010—2020 年的总年份数量,等于

10; X_i 是第 i 年(2010 为第 1 年); C_i 代表第 i 年镇-村耦合协同度。若 $SLOPE > 0$, 镇域内部协同度呈增长趋势; 若 $SLOPE < 0$, 则镇域内部协同度呈减少趋势。 $SLOPE$ 值的大小反映乡镇耦合协

同度的增长速率。将镇村耦合协同度的增长趋势划分成 4 种(见表 6), 即缓慢增长、中速增长、较快增长以及迅猛增长。

表 6 变化趋势划分标准
Tab.6 Criteria for classifying trends

增长类型	缓慢增长	中速增长	较快增长	迅猛增长
$SLOPE$ 值	$< (\bar{X} - 0.5s)$	$(\bar{X} - 0.5s) \sim (\bar{X} + 0.5s)$	$(\bar{X} + 0.5s) \sim (\bar{X} + 1.5s)$	$> (\bar{X} + 1.5s)$

注: $\bar{X}$ 表示 $SLOPE$ 平均值; s 表示 $SLOPE$ 标准差。

根据式(6)计算出石屏县乡镇的镇村耦合协同度(见图 5)。在镇级尺度, 石屏县异龙、龙武、哨冲、龙朋镇为中速增长型, 其余乡镇为缓慢增长型, 此阶段缺乏较快增长型的乡镇, 且增长速率与乡镇原有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发展潜力密不可分。如异龙镇产业结构较完善, 辐射带动作用强, 导致

县域资源集聚, 镇村耦合作用较明显。村庄协同度空间分布与镇级尺度相似, 但部分乡镇内部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新城乡耦合协同度整体处于缓慢增长, 但部分镇村协同度增长率较快, 如新城村等, 受中心城区以及景区辐射作用大, 产业升级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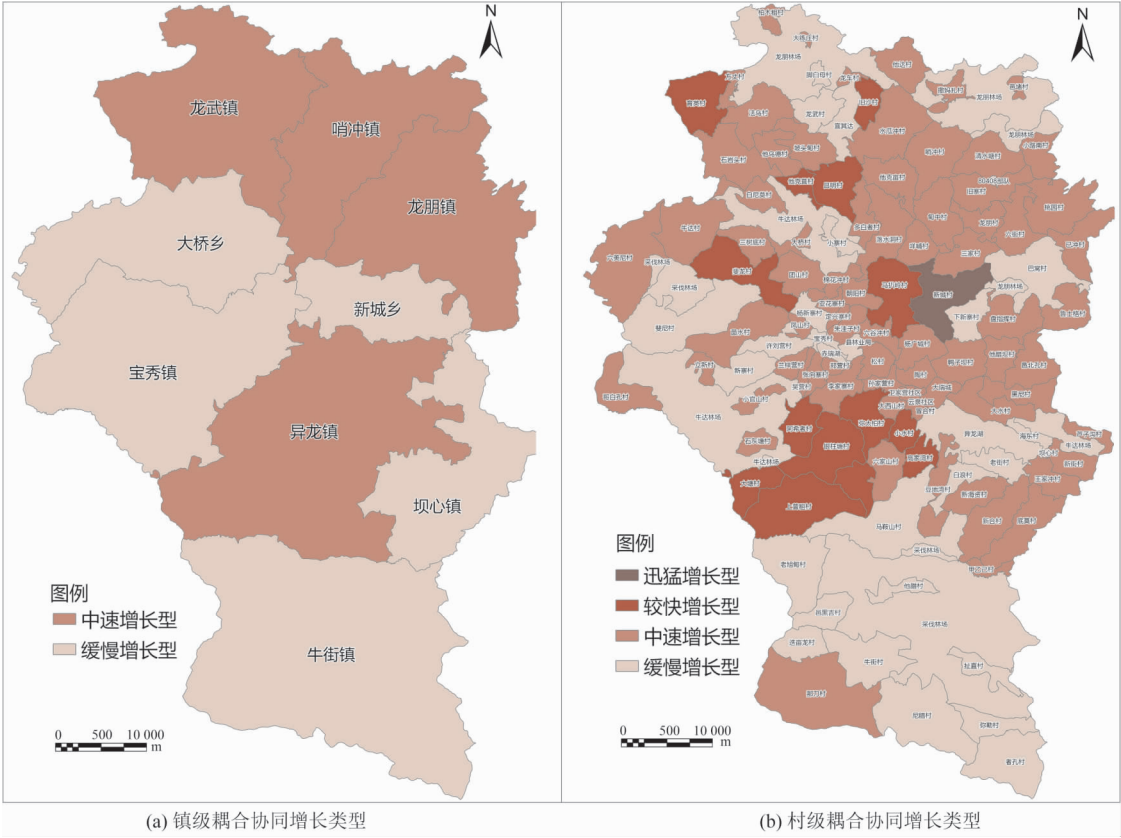


图 5 2010—2020 镇级和村级耦合协同增长类型

Fig.5 2010—2020 township and villageship coupling cooperative growth type

3. 1. 3 镇村耦合协同阶段

应用 ArcGIS 将石屏县 115 个行政村耦合协调发展在 2010、2015、2020 年的阶段进行分析(见图 6), 可划分为 2 个阶段。

第 1 阶段(2010—2015 年), 镇村关系由失调、散乱、无序, 逐渐转变为协调、协同、有序发展。

最为显著的是县域南北区域的镇村关系, 很多行政村由濒临失调转变为勉强协调, 甚至是初级协同。全县镇村整体发展均处于上升阶段, 乡镇间以及行政村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镇村发展呈良好趋势, 是连续统逐步构建和快速发展的阶段。

第 2 阶段(2015—2020 年), 这一阶段“镇 -

村”连续统发展较为平稳,大部分村庄均处于协调或协同发展的阶段。全县镇村耦合协同度大部分都在上升,表明连续统发展稳步提高,但发展速

度较缓慢。大桥乡由初级协同转变为勉强协同,发展受到限制。异龙-宝秀-坝心的核心地位依然存在,发展稳步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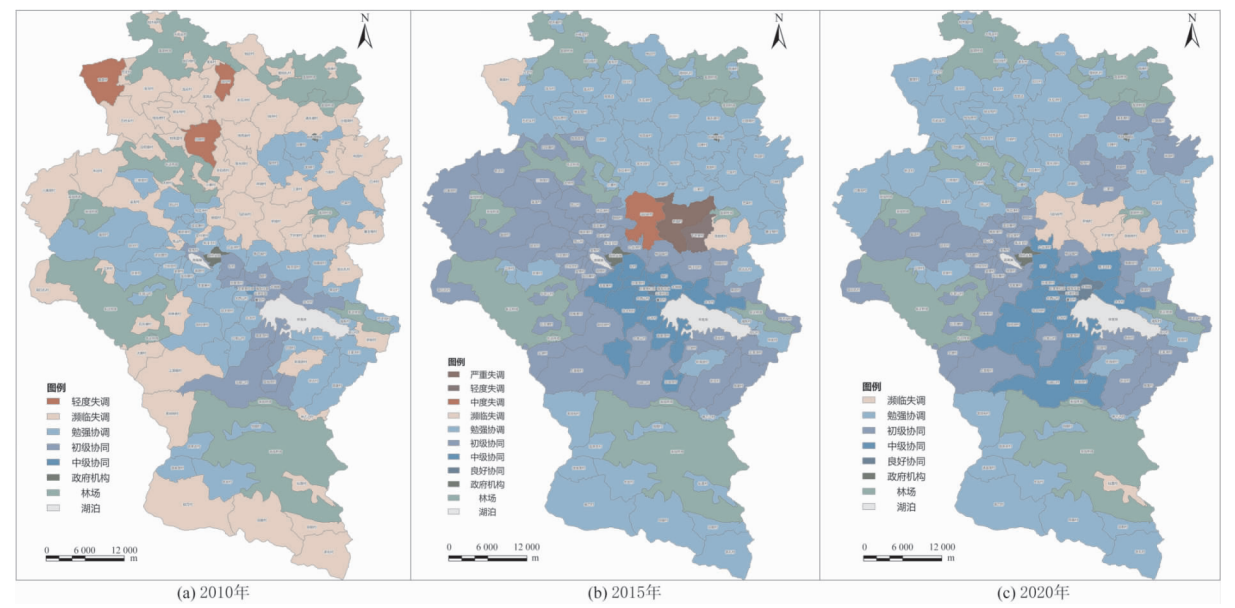


图6 石屏县2010—2020年耦合协同增长类型
Fig.6 2010—2020 coupling cooperative growth type of Shiping County

3.2 石屏县“镇-村”连续统发展演变

通过前期的量化分析,各乡镇的耦合协同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过程,概括起来可分为3种模式:①以城镇为核心驱动力,带动周边乡村共同发展的“以镇带村”模式;②借助乡村特色资源和优势,反哺并推动城镇优化升级的“以村促镇”模式;③镇村双方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镇村协同”模式。

从空间分析(见图7)可以看出,2010年,石屏县各乡镇的发展大多属于“以镇带村”的模式。乡镇优势明显,村庄属于从属地位,尤其是异龙镇、宝秀镇、坝心镇最为突出。这3个镇所涵盖的所有行政村(社区)在测评中均呈现出显著的乡镇引领发展趋势,村庄发展滞后,镇村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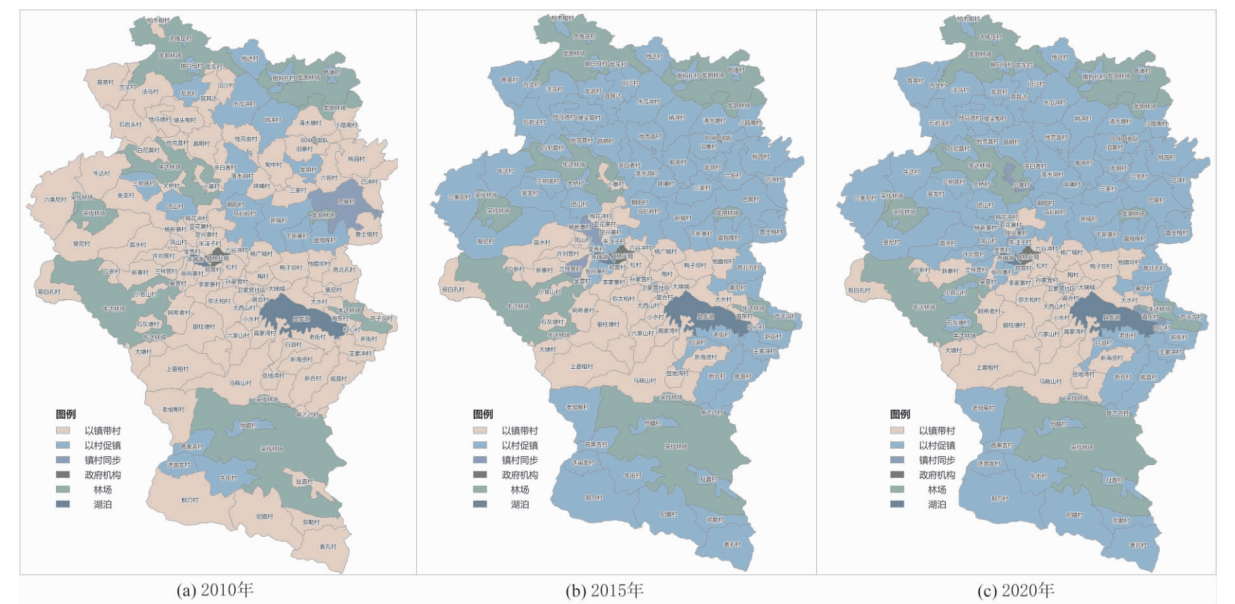


图7 石屏县镇村耦合协同发展模式空间变化图
Fig.7 Spatial change map of coupling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model between towns and villages in Shiping County

到 2015 年时,随着村庄经济加速发展,部分地区乡镇的优势和中心影响力逐渐削弱。特别是县域南部和北部的乡镇,出现“以村促镇”的新模式,村庄发展潜力初步呈现。

到 2020 年时,石屏县的镇村发展格局趋于稳定,除异龙镇以外,其他乡镇的村庄发展势头迅猛,不少村庄的经济产业、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很多乡镇的发展模式更为灵活多样,既保留“以镇带村”的传统思路,又不乏“以村促镇”或“镇村同步”发展的实例。即使是发展缓慢的小寨村等地区,也逐渐进入镇村协同发展的轨道。

4 石屏县“镇 - 村”连续统类型划分与发展策略

4.1 基于空间格局和协同水平的镇村聚类

石屏县域内部镇村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形成从以异龙镇为主的核心发展区,到以牛街镇等为代表的协同发展欠佳的远郊区圈层梯度结构。因此,从空间格局和镇村协同水平 2 个维度最终划分出 3 种类型。①以镇带村型,主要包括异龙镇、宝秀镇和坝心镇。三镇处于县域核心区,具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已经具有豆腐等产业发展基础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形成明显的城镇发展优势。②镇村协同型,主要包括龙朋镇、新乡镇、大桥乡。此类乡镇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或资源优势,但镇村协同度一般,有特色产业但本底资源不足,传统村落较多,乡镇和村庄均有提升发展空间。

③以村促镇型,主要包括龙武镇、哨冲镇、牛街镇。此类村镇发展滞后,区位偏远,交通条件较差,自然村分散且协同度低,但乡村的生态资源、农耕资源丰富,乡村发展潜力较大(见图 8、表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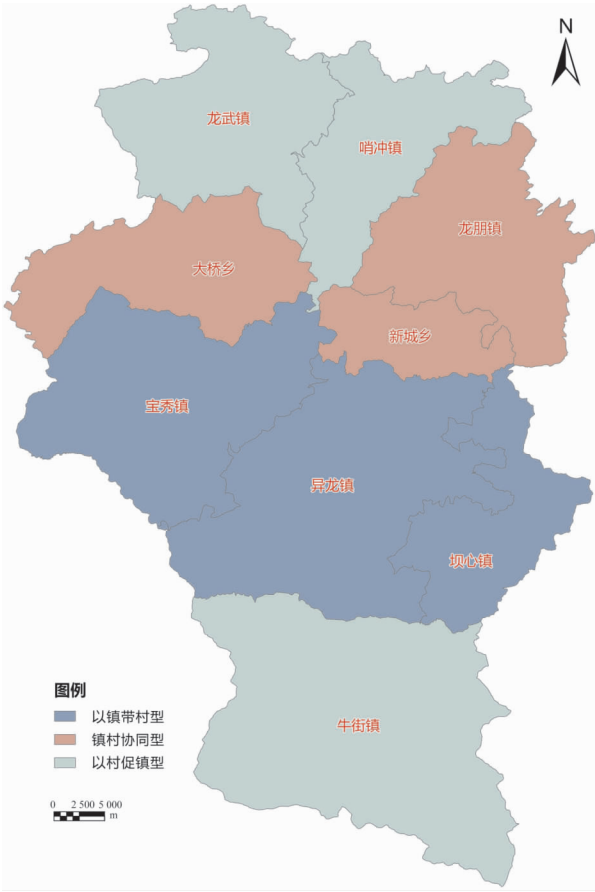


图 8 石屏县乡镇发展类型分布图
Fig. 8 Shiping County township development type map

表 7 石屏县乡镇分类及特点

Tab. 7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ownships in Shiping County

乡镇	类型	特点
异龙镇	以镇带村型	石屏县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承载地;协同发展最快;以豆制品加工业为主导产业
宝秀镇	以镇带村型	非遗文化传承;传统村落丰富;文旅特色产业聚集;协同发展较快
坝心镇	以镇带村型	滨湖资源丰富;历史资源要素集聚;协同发展较快;东部交通枢纽
龙朋镇	镇村协同型	生产和生态条件优异;区位条件较好;传统村落众多
龙武镇	以村促镇型	生态资源丰富;高原山区环境,存在较多地质灾害点;协同度较低
哨冲镇	以村促镇型	生态资源丰富;自然村分散且协同度低
牛街镇	以村促镇型	生态资源和耕地资源丰富;区位较差且协同度低
新城乡	镇村协同型	区位较好,有特色产业但本底资源不足;协同度一般
大桥乡	镇村协同型	生产资源丰富;村庄较为分散;建设用地较少

4.2 “镇-村”连续统城乡融合发展策略

石屏县以农业经济为主,无大型工业,城镇村发展呈现“强城镇、弱乡村”的状态。由于中心城镇和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加上互联网和高铁的普及,使得劳动力人口流动加剧,镇村聚落规模等级趋于扁平化而非层级化^[33]。在公共服务方面,同样受到多元要素流动的冲击,对高质量服务设施的需求呈现出中心城镇指向性^[34]。因此,县域城乡融合的实现,应以“镇-村”连续统协同发展为目标,对镇村进行精准定位、分类施策、科学引导。

4.2.1 以镇带村型:促进产镇融合,增强辐射带动,吸引人口回流

石屏县异龙镇属于发展相对完善的中心城区,宝秀镇和坝心镇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水资源,未来有发展旅游产业的巨大潜力,因此,均列为以镇带村型(见图9)。作为县域城乡融合的主力军,此类城镇重点强化产业与城镇在空间布局、功能配套、生态环境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协调促进,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5]。

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建设,同时以城镇建设不断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形成产镇融合^[36]。未来县城和镇将是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人口流入的主阵地^[37-38]。大量农民选择“城乡双栖”,“返乡兼业”已成为新常态,县城和镇的建设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城镇与乡村之间自由切换,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以城镇产业为主导的异龙镇、宝秀镇等中心城区和重点镇,应加强“城区+景区+园区”的产业支撑能力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见图10)。一方面,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发挥“石屏豆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优势,整合延伸产业链,使中小企业集聚发展。提供创业契机和社会保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吸引人口回流。另一方面,以异龙湖为基础打造特色滨湖景区,以文化旅游资源拓展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聚,带动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配套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增强县域核心区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和带动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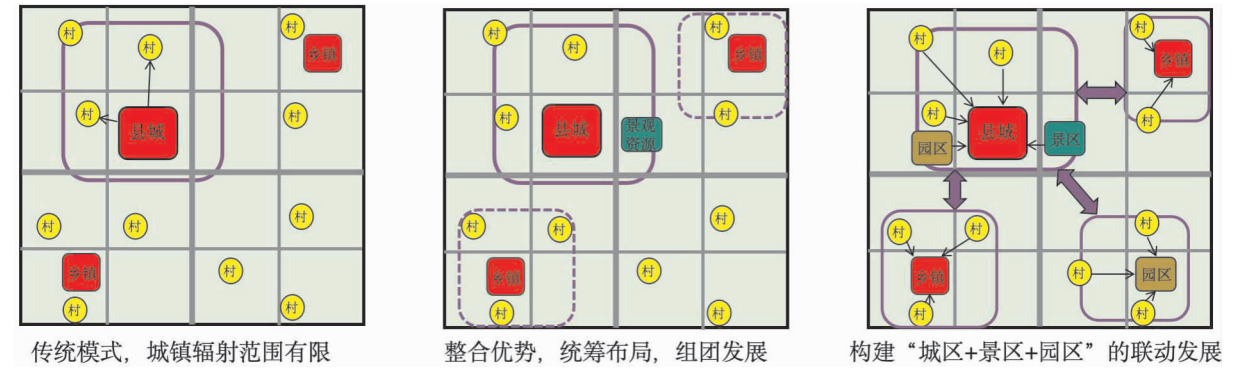


图9 以镇带村型发展模式图

Fig.9 Map of the townships with villages development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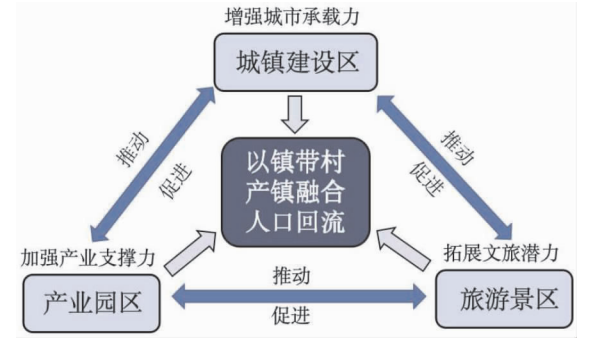


图10 “三区融合”发展示意图

Fig.10 “Three area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iagram

4.2.2 镇村协同型:承接县城外溢资源,挖掘乡村发展潜力

此类镇村,还徘徊在耦合协同的初级阶段,虽

然乡镇发展没有突出优势,但区域内的特色资源丰富或区位条件较好(见图11)。有一定的镇村体系意识,镇和村的发展势头均较好,协同互促具有较大潜力。农村地区的特色农业已开始崭露头角,但与二、三产业融合不足,产业链未能有效延伸至乡村腹地,资源互补和产业间联动效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此类乡镇主要分布于异龙镇、宝秀镇、坝心镇的北侧,具有承接县城和重点镇外溢资源的作用。此外,其发展策略不应仅仅局限于镇域内部的协同发展,更应形成县域层面的统筹协调,加快发展以区域服务、商贸、物流、生态文化旅游为目标的第三产业,提升地区“承上启下”的能力,促进多产融合发展^[39-40]。以大桥乡为例,乡镇主要向南

北发展,南向打造果蔬加工厂及物流园区,北侧则结合田园综合体打造林果农场区。工业园区的建设迫使交通干线基础设施完善,促进农村居民点与乡镇之间的交通联系。当地火龙果种植历史悠久,可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加快果蔬加工产业

链,深化农副产品加工等,打造“农业 + 工业”、“农业 + 文旅”实现产业融合、产镇融合发展。核心镇区则以集聚提升为主,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并尽可能辐射周边村庄,实现资源互补、优势互补、城乡融合(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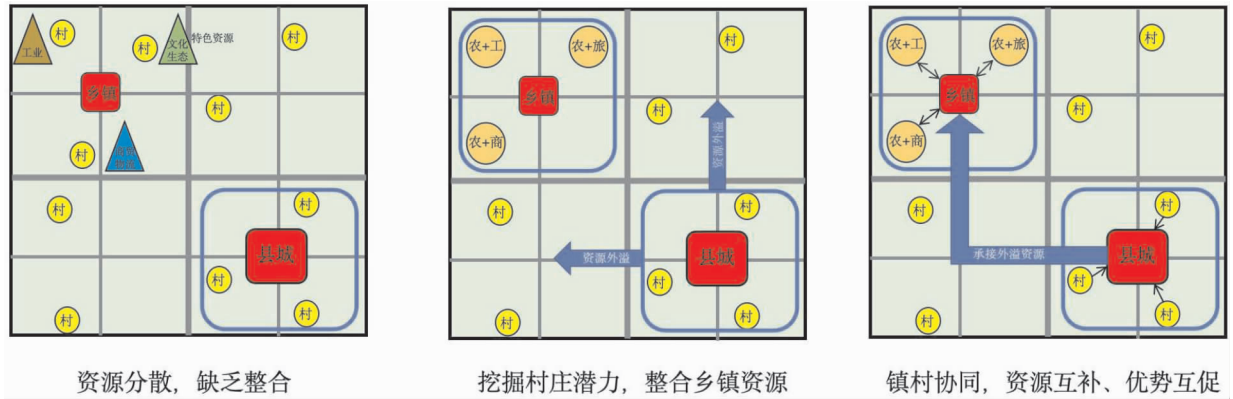


图 11 镇村协同型发展模式图

Fig. 11 Map of the town and village synergy development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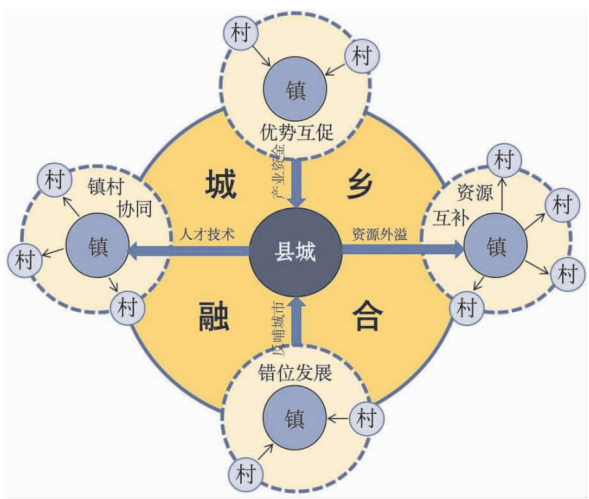


图 12 城镇村融合发展示意图

Fig. 12 Map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owns and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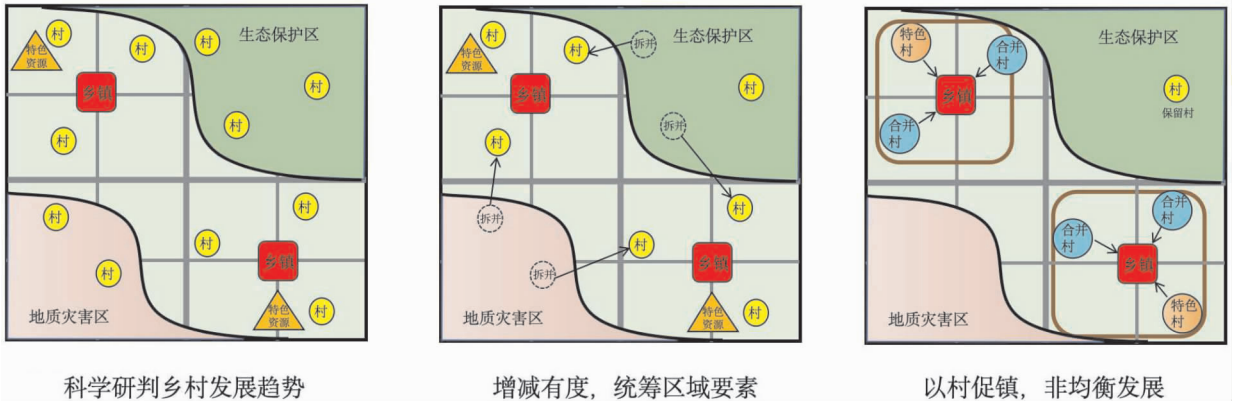


图 13 以村促镇型发展模式图

Fig. 13 Map of the promoting town by village development model

4. 2. 3 以村促镇型:科学研判乡村发展趋势,增减有度,有效整合

此类镇村因协同发展程度较低或多个子系统之间难以形成联系,缺乏联合发展基础(见图 13),主要存在 2 种情况。①镇域内村庄原有一定的优势资源,但因区位、空间等因素导致镇村协同度较低,包括哨冲镇、新城乡。这些地区借助村庄特色资源和优势,可反哺并推动乡镇优化升级,形成以村促镇的格局。②经济发展滞后、区位偏远、交通不便、处于生态保护区或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包括牛街镇和龙武镇。此类镇村应客观分析发展条件,理性预测发展前景,科学制定“存量规划”和“减量规划”,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区域非均衡发展。哨冲镇历史文化悠久、传统村落众多,旅游资源丰富,但同时也具有生态敏感度较高,自然灾害频发等状况。

针对乡镇发展滞后,缺乏辐射带动作用,其发展策略应充分发挥乡村资源优势,发展规模化、现代化农业,打造高原特色农产品,形成品牌宣传效应。整合精品乡村旅游资源,将“彝族花腰歌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村落旅游相结合,打造石屏“歌舞之乡”。乡镇则加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提供更加多元完善的经济、文化、生活服务,承接乡村旅游、民俗旅游的部分功能,形成村庄对乡镇的促进,最终达到优势互补镇村协同发展。对于不适宜建设、规模较小且分散的村庄,引导搬迁有效整合资源(见图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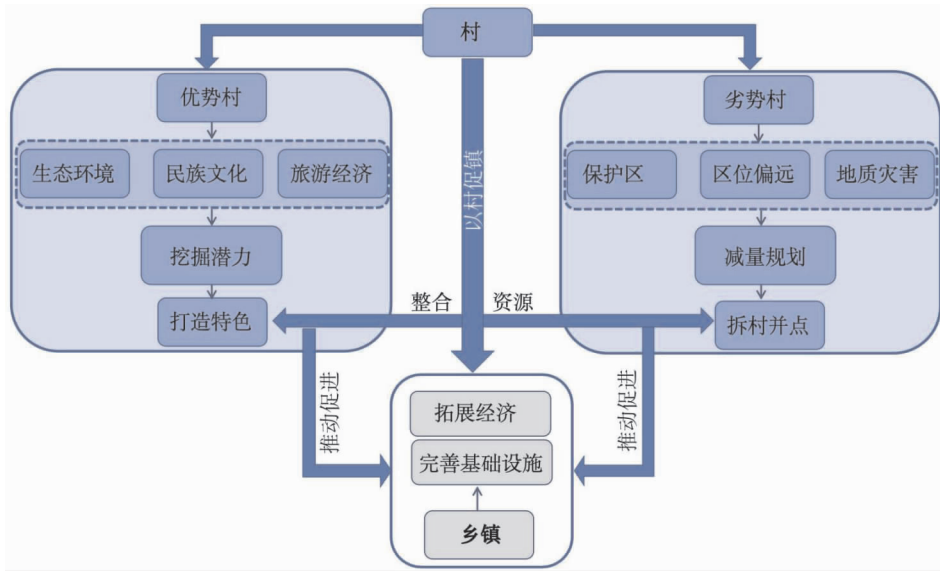


图14 基于非均衡理念的村镇发展示意图

Fig. 14 The development diagram of villages and town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disequilibrium

5 结语

县域作为实现城乡融合的主要载体,发展定位不仅关乎整体经济结构的布局优化,也直接影响镇域经济和村庄经济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促进镇村产业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化产业的重要途径。以“镇-村”连续统为切入点,以云南传统山地农业县石屏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人口规模较小,双向流动困难,产业融合不足、转型升级低效,空间分异明显、辐射带动乏力,产权制度不清、空间发展受限等问题,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4个方面建立镇村协同发展评价体系,分析镇村协同发展水平和空间分异特征。将县域内镇村划分为3种类型,并制定了相关发展策略,构建“镇区+园区+景区”三位一体模式,促进产镇融合,增强辐射带动,形成以镇带村的良性循环。承接县城外溢资源,挖掘乡村发展潜力,打造“农业+工业”、“农业+文旅”的多元产业,奠定镇村协同发展的基础。发挥乡村生态优势,有效整合资源,形成以村促镇的逆向发展思路。

城乡融合发展没有统一范式,像石屏这样区位、交通、经济缺乏优势,但生态环境良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绝非简单复制发达地区经验,而需通过空间重构、社会重组、经济转型、生态文化共生等多方面,重新定义“发展”的内涵。只有打破区域发展不平衡,推动地区经济融入区域经济体,充分挖掘各个地区的优势和潜力,构建特色化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地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其研究意义不仅在于破解区域发展失衡,缩小城乡差距,更在于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具可行性的解决方案,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 李雯骐,张立,张尚武. 中国城乡融合研究的议题、评述及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6): 36-43.
Li W Q, Zhang L, Zhang S W. Themes,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2(6): 36-43.
[2] 文丰安.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意义、困境及纾解[J]. 理论学刊, 2022(3): 133-140.

- Wen F A. Construction of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Significance, dilemmas and countermeasures[J]. Theory Journal, 2022(3): 133-140.
- [3] 罗志刚. 中国城乡关系政策的百年演变与未来展望[J]. 江汉论坛, 2022(10): 12-18.
- Luo Z G. The centennial evolu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 policy[J]. Jiangnan Forum, 2022(10): 12-18.
- [4] 郭君平, 曲颂, 刘合光. 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脉络、结构性失衡及重构方略[J]. 改革, 2022(9): 83-93.
- Guo J P, Qu S, Liu H G.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China's urban-rural relations [J]. Reform, 2022(9): 83-93
- [5]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1-02-22(01).
-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3-02-14(01).
- [7] 高帆. 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探究: 基于“连续体”思维的分析[J]. 国家治理, 2023(21): 45-51.
- Gao F.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continuum thinking [J]. Governance, 2023(21): 45-51.
- [8] 肖婧, 刘化高, 张舒婷.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城崛起”的规划逻辑与实施路径[J]. 规划师, 2024, 40(S1): 122-127.
- Xiao J, Liu H G, Zhang S T. Planning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county town rise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J]. Planners, 2024, 40(S1): 122-127.
- [9] 常吉然. 县域主导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的实证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 29(10): 9-14.
- Chang J R. Planning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rising coun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2, 29(10): 9-14.
- [10] 吴志强, 严娟, 徐浩文, 等. 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年度十大关键议题(2024—2025)[J]. 城市规划学刊, 2024(6): 8-11.
- Wu Z Q, Yan J, Xu H W, et al. Top ten key annual issues in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24—2025)[J].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24(6): 8-11.
- [11] 张江曼, 董欣, 郑晓伟. 企业关联网络视角下城乡关系特征与演变: 以渭南市为例[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3, 53(4): 506-517.
- Zhang J M, Dong X, Zheng X W.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association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Weinan City [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23, 53(4): 506-517.
- [12]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 Liu Y 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13] 魏后凯. 深刻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内涵[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6): 5-8.
- Wei H K. Deeply grasping the essential connot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0(6): 5-8.
- [14] 崔树强, 周国华, 吴国华, 等. 空间交互视角下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城乡融合度评价及其驱动机制[J]. 地理研究, 2023, 42(4): 1029-1049.
- Cui S Q, Zhou G H, Wu G H, et al. Evalu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gree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i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interaction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4): 1029-1049.
- [15] 杜蛟. 城乡关系的实践类型与乡村振兴的分类实践[J]. 探索, 2020(1): 142-153.
- Du J. Practical type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classified pract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J]. Exploration, 2020(1): 142-153.
- [16] 李和平, 池小燕, 肖竞, 等.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单元的构建与发展路径研究[J]. 规划师, 2022, 38(10): 101-108.
- Li H P, Chi X Y, Xiao J, et 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units [J]. Planners, 2022, 38(10): 101-108.
- [17] 孙群力, 周镖, 余丹.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收敛性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21(5): 26-36.
- Sun Q L, Zhou B, Yu D.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nvergen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1(5): 26-36.
- [18] 张合林, 都永慧.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测度及

- 影响因素分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2(1): 45-49, 127.
- Zhang H L, Du Y H. Measurement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52(1): 45-49, 127.
- [19] 谢鑫, 李和平, 刘晓瑜. 成渝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识别、类型划分与路径探索[J]. 城市问题, 2024(9): 49-60.
- Xie X, Li H P, Liu X Y. Dynamic identification, type divis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Chengdu-Chongqing Region[J]. Urban Problems, 2024(9): 49-60.
- [20] 陈浩, 华莹莹. 长三角核心区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演化与障碍因子[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4, 33(10): 2072-2084.
- Chen H, Hua Y Y. measurement,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4, 33(10): 2072-2084.
- [21]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0·县市卷[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336.
- [22] 国家统计局.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0·乡镇卷[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551.
- [23] Samuel A. Space, Time, and Deity[M]. San Francisco: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5: 195.
- [24] Redfield R. The little community: Viewpoints for the study of a human whol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49.
- [25] Cloke P J. An index of rurality for England and wales[J]. Regional Studies, 1977, 11(1): 31-46.
- [26] 刘守英, 龙婷玉. 城乡融合理论: 阶段、特征与启示[J]. 经济学动态, 2022(3): 21-34.
- Liu S Y, Long T Y. Theory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tages,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22(3): 21-34.
- [27] 张伟, 闫海, 胡剑双, 等. 新时代省域尺度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思考: 基于江苏实践案例分析[J]. 城市规划, 2021, 45(12): 17-26.
- Zhang W, Lyu H, Hu J S, et al. Thoughts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ovincial scal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Jiangsu Practice cas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1, 45(12): 17-26.
- [28] 刘守英, 陈航. 东亚乡村变迁的典型事实再审视: 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7): 25-40.
- Liu S Y, Chen h. A Review of the typical facts of rural evolution in east Asia: Inspir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7): 25-40.
- [29] 赵民, 陈晨, 周晔, 等. 论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及我国先发地区的政策选择: 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实践的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6): 22-30.
- Zhao M, Chen C, Zhou Y, et al.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policy choices in China's developed regions: A study on the practic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Suzhou[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6): 22-30.
- [30] 王春光. 县域社会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20(1): 36-46.
- Wang C G. Disciplinary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ounty-level sociological research[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Evaluation, 2020(1): 36-46.
- [31] 苏泳娴. 基于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的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研究[D]. 广州: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015: 52-54.
- [32] 朱恩燕. 浙江省碳排放时空格局动态及其对城镇化的响应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20: 59-69.
- [33] 黄亚平, 郑有旭, 谭江迪, 等. 空间生产语境下的村镇聚落体系认知与规划路径[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3): 29-36.
- Huang Y P, Zheng Y X, Tan J D, et al. Cognition and planning path of village and town settlement system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production[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2(3): 29-36.
- [34] 刘同山, 高跃婷. 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重点问题与关键举措[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6): 37-50.
- Liu T S, Gao Y T. Building a new pattern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Key issues and critical measures[J].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6): 37-50.
- [35] 笪晓军, 姜安印, 杨志良, 等. 以县城为载体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逻辑、困境及路径[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10): 39-44.
- Da X J, Jiang A Y, Yang Z L, et al. Promoting county-level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 counties as carriers: Logic, dilemmas and paths[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4, 31(10): 39-44.
- [36] 徐里格, 范在予, 耿虹, 等. 镇村“产业-空间”格局的时空特征及组织机制: 以武汉市为例[J]. 西部

人居环境学刊, 2024, 39(6): 45-52.

Xu L G, Fan Z Y, Geng H,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industry-space pattern in towns an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J]. Journal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West China, 2024, 39(6): 45-52.

[37] 陶德凯,杨晨,吕倩,等.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县级单元新型城镇化路径 [J]. 城市规划, 2022, 46(6): 25-36.

Tao D K, Yang C, Lyu Q, et al. New urbanization path of county-level uni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2, 46(6): 25-36.

[38] 黄亚平,林小如. 欠发达山区县域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探讨:以湖北省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2(4):44-50.

Huang Y P, Lin X R. Discussion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ounty-level new urbanization in under-developed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Hubei Provinc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4): 44-50.

[39] 洪惠坤,蔡智聪,廖和平,等. 西南丘陵山区县乡村居业协同空间分异机制与优化对策:以重庆市 37 个区县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10): 2581-2598.

Hong H K, Cai Z C, Liao H P,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and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residence-industry synergy in county-level areas of southwest hilly and mountainous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37 districts in Chongqing[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3, 38(10): 2581-2598.

[40] 冯旭,王凯,毛其智. 我国乡村规划的技术演进与理论思潮:基于“三农”政策及城乡关系视角[J]. 城市规划, 2023, 47(9): 84-95.

Feng X, Wang K, Mao Q Z.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trends of rural planning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policies and urban-rural relations [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3, 47(9): 84-95.

(编辑 李 波)